

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是戒毒所的义工阿峰告诉我的。

阿峰年幼时，父母于车祸中双亡，他由婆婆抚养成人。婆婆百般娇宠的溺爱，使他误以为自己就是天和地。他以一双拳头睥睨天下，没人管得了他。他旷课逃学、纠众打架；后来，殴打老师，被学校开除。

自此，游荡街头，陷落毒海。每回婆婆一劝他戒毒，他便绝情地亮出拳头。有一回，出手过重，把婆婆左边的脸颊打得浮肿起来，上面有大片紫色的瘀血，可婆婆不哼一声。他用一块布，裹了冰块，一下一下地敷在婆婆的脸上，婆婆居然还强颜欢笑，说：“哎呀，挺舒服的嘛！”他转过身子，偷偷抹掉眼眶里的泪。婆婆看到了，伸手搂住他扁得像一片叶子的身体，频频地说：“傻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，婆婆没事啊！”

第一次被抓进戒毒所，他被关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，进行冻火鸡治疗。毒瘾发作时，仿佛有亿万只蚂蚁在他瘦瘦的血管里蠕动，发狂地咬噬他。他痒，全身内内外外的每一寸肌肉都痒，连微弱跳动着的心脏，都痒不可当。他使劲地抓、发狂地搔，抓呀抓的，搔呀搔的，抓出了满身的血痕，但痒却像蚂蟥一样死死地粘着，根本甩不掉。没想到，就在他痛苦

死谏

(新加坡) 尤 今

得难以自抑时，整个人却又出其不意地陷落于冰窖里。那种冷，是没有底的，浩浩荡荡的，灼心的痛；雪上加霜的是，五脏六腑又被烈火烧炙，连内在的灵魂也几乎被烤焦了。他想逃，可是，铁门紧锁，他拼命地用身体撞门，用头颅撞墙，一次比一次更狠地撞击，却一丁点儿也没减轻不了他如堕十八层地狱的痛苦。他把自己的头发一根一根硬生生地扯下来、扯下来，在濒临崩溃的边缘时，他听到自己从喉咙里挤出那含着浓重血腥味的嘶喊：“婆婆，救我，救我！”

年过七旬的婆婆来了，手里提着陶钵，里面盛着炖得很浓很香的鸡汤。他完全没有胃口，他甚至闻不到任何的香味。可是，坐在会客室里，在婆婆关切的注视下，他低着头，把陶钵里的鸡汤呼噜呼噜地喝得点滴不剩。抬起头来时，他看到了婆婆眼中的泪。然后，婆婆收拾了餐具，离开。那天风大，婆婆凌乱的发丝在空中飞扬，好像一根一根银亮的钢针。钢针插在他心上，他放声大哭，下了决心



看过电影《林则徐》的观众，应该不会忘记赵丹饰演的“民族英雄”林则徐当年在虎门销烟时的英勇壮举。然而鲜为人知的是，虎门禁烟期间的“钦差大臣”林则徐，偏偏遇上了一桩尴尬事，此事无关禁烟，却与林则徐身患“痼疾”相涉，那就是困扰他多年的疝气。一个人患病本不值得大惊小怪，谈不上什么尴尬，包括林则徐。让他尴尬的，是他的“求医”过程。

林则徐尴尬“求医”

陆其国

林则徐对“外夷”一直深恶痛绝，他离世前半年，因病回到老家福建休养期间，得知有两名英国传教士，获准在福州城内借佛寺居留行医，即率领福州士绅，发起了一场驱逐洋人出城的活动，史称“神光寺教案”。且说 1839 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，不知是出于生“外夷”的气，还是因为过于劳累，总之他的疝气病又犯了。在这时，有人告诉他，曾黎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美国长老会牧师伯驾，早在 1835 年于在广州开设了“新豆栏医局”行医，每天门庭若市。于是就向林则徐介绍了伯驾医生。

殊不知“钦差大臣”的尴尬即由此生：去治还是不去治？想来想去，林则徐到底没有讳疾忌医。就这样，不一日，伯驾手中便出现了这样一份病历档案：“病例 6565 号。疝气。病人：林则徐，钦差大臣。”有意思的是，林则徐本人却并未与医生伯驾直接“谋面”。美国入乔纳森·斯潘塞在《改变中国》一书中记载：林则徐于这年 7 月通过大商人伍浩官转给伯驾一封信，请求“开具治疝气处方”。伯驾便建议绑扎疝气带，但表示必须由医生亲自给患者绑扎。林则徐得知后，最后派了一位与他同病相怜的下属前去试诊。这名下属用了疝气带后，感到顿觉舒适。于是，几天后，一个自称是林则徐“兄弟”，且与林身材相似的人前去向伯驾求疝气带，并说“凡他适合的托带，必然适合其兄”。这次伯驾总算答应了。后来患者反馈，“疝气带好极了”。这位患者即是林则徐。

十一年过去，林则徐疾病缠身，终告不治。后来新发现的有关林则徐的史料《汴文》记载，1850 年 11 月“18 日（林则徐）连进药剂，吐止而喘转剧。……至夜，两脉俱空，上喘下坠……迨漏尽，喘急愈甚。……遽回顾曰：‘星斗南！’”语毕，舌蹇气促。延至十九日晨刻，竟尔弃养”。清人史料关于林则徐临死前大呼“星斗南”，都“莫解所谓”，即不知所指。还是已故当代历史学家朱维铮在《音调未定的传统》一书中“解谜”道，“清人笔记述及此事，对‘星斗南’这三字都‘莫解所谓’。其实并不难解，所谓‘星斗南’，正是闽语‘新豆栏’的对音。他因君命在身，将死时仍盼有医道高手施治，因而念及十一年前曾经解除他宿疾的新豆栏医局，应说是在情理之中。”朱维铮由此分析道：“可见他（林则徐）晚年对洋人的敌视，只因坚持‘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’的古旧信念，而先前承认洋人确有长技的见解，仍然存留于潜意识之中。”

细察林则徐“求医”的尴尬，即由此生。

我父母是军医，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。懵懂少年时家在古彭城九里山飞机场，就是古诗词里“九里山下摆战场”的九里山。当时是空军 008 基地，即今天空军后勤学院。上世纪 60 年代初粮食不足，到飞机场就地取食是我童年一乐，那片无垠的草地曾经救济过我们空虚的胃。

草地连着森林，浩瀚无边。一到春天，荠菜、马齿苋、扫帚菜、金针菜、嫩苘蒿、野菠菜、野芹菜满地皆是。童年记忆里，这些野菜大多带一点苦，也带一点甜——或许就是所谓的“回甘”罢？

记忆中最有名的大约是荠菜。小时候对它最没好感。后来读古诗，我常常不能理解古代诗人对荠菜的赞美。中年以后，方悟到农业社会的诗人很多是务农的，他们也大多有野菜情怀。

开春时就想荠菜，犹忆到五月端午时煮荠菜水，据说喝它明目防百病。少年时觉得它难喝极了。那时候荠菜遍野，农村人也剌了来城里换点儿小钱。一大篮子卖不了几毛钱。没想到几十年后，眼下城郊已无野地，像野荠菜这样当年的土物却成了宝贝。

从那以后，我家乡的农民开始大面积种植“8424”西瓜，我父母也加入到种瓜大军中去。

立春一过，左邻右舍就忙开了，搭棚、播种、育苗。“8424”是娇气的早熟品种，必须为它们搭建塑料薄膜大棚，营造一个光照和温度适宜的温室。育苗时，先要拓一个个圆柱形的土坯，在土坯里播下种子。种子很快萌芽，先是冒出尖尖的头，接着长出叶子，怯怯的，嫩绿的。幼苗越长越大，原来的小土坯容不下了，就要把它们移到更大的空间里去。它们在开阔的田地里伸展手脚，藤蔓越长越大，越长越粗。不知从哪天起，就会突然发现，绿色的藤蔓间开了一朵小小的黄花，接着是两朵、三朵，然后是一大片，黄黄的小花柔嫩地开放在绿

要戒毒。

离开戒毒所不久，他故态复萌。此后多次，进进出出，把戒毒所当作第二个家。

有一回，从戒毒所释放出来，回家之后，倒头便睡。

半夜醒来，听到厅里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，有人在说话。他拉开房门，朝外一看，如遭雷击。

年迈的婆婆，背向着他，跪在他父亲和母亲的遗像前，叩头如捣蒜，诚心诚意地恳求他们帮助他戒毒。一个人，如果不是走到了绝境，又怎么会向自己已经死去了的儿媳下跪、祈求呢？

他以被子蒙着头，哭得几乎岔气。那一夜，他下了决心要戒毒。

然而，毒海里的那只魔掌，再度攫住了意志薄弱的他，他又进了戒毒所。

那一天，他清清楚楚地记得，在戒毒所接受冻火鸡治疗时，有人来向他报信：“你婆婆走了。”他茫然地问：“走了？走去哪里？”那人冷冷地说：“死了，你婆婆死了。”

这一回，他没有哭。但是，他戒毒了，永远地戒了。他说：“这是婆婆给我进行的最后一次的死谏。”

九里山野菜

(美)海 龙

别的土菜还有蒸洋槐花、蒸榆钱子、蒸紫藤花。小时候特别讨厌这些蒸菜。没想到现在返家，这些东西都成了童年的味道，蘸着蒜泥，我和弟妹们吃着不胜唏嘘。

印象最深的是飞机场的苔藓类食物地衣。地衣学名叫松石蕊、石耳、地钱菜等。它可炖、炒、烧汤、凉拌，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。地衣内含多种氨基酸、矿物质，且钙含量高是蔬菜中少见的。但它带点儿土腥气，可以用辣椒炒食，如果能加上个鸡蛋，那就美透了！

今天科学研究发现，地衣还是一味补药，富含各种有机微量元素，对大脑、骨骼、皮肤和内脏发育都有帮助，还能提高免疫力。歪打正着，我小时候没少吃它。

奇怪的是，地衣似乎只在九里山飞机场有，彭城其他地方我至今没有发现。它和木耳、蘑菇等都更接近是江南的风物。譬如雨后春笋是说南方的，而古彭城是苏鲁豫皖交界，竹子不多，但气候湿润，雨后飞机场草丛里地衣疯长。有的地方是一坨坨的，



最多时一天几乎可以拣半麻袋。这当然吃不完，好在它可以晒干长期储存。晒干的地衣极轻，一两干品估计可以泡出一脸盆。

现在，我居住的曼哈顿上城西边哈德逊河畔，春天长满了荠菜，很是诱人。它们跟中国荠菜长相几乎一模一样，只是更肥大更茂盛更张扬。用手一捻，荠菜味很淡，几乎闻不出来。有中国同事忍不住挖了一点儿回家包饺子，据说很失望，美国荠菜“傻”而无味。而且，别看野菜在河边满坑满谷都是，但这是国家公园，若是采摘路人会侧目甚至劝阻。这是国情，不像在故乡时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可以享受随意采摘的诗性乐趣。



老车（中国画）张鸿飞

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凝望者从来都是辛苦的，也是孤独的。尽管已是“独上高楼”，且已然“西风凋碧树”，倒仍是“望尽天涯路”，而不见伊人。足见，孤独不在凝望自身的辛苦，也不在望来望去，却毫无结果。孤独在于凝望的方式。一个人，时时都在凝望，一生都在凝望。大多时候，凝望者的目光都会投向远方，而忽视他的近处，甚至脚下。当凝望的目光死死盯住远方时，在凝望者的目光与他的高度和地平线组成的那个三角形里，有一片浓郁的“灯下黑”。倘说三尺之内，必有芳草，那么，智者或许就在那里，伊人也就在那里。就在那个黑色的三角形里。可惜那位凝望者，那个身居“高位”者，已无法看见。是的，鼠目寸光固然可笑，好高骛远亦属虚妄。生活既在远方，也在身旁。真正的凝望，多发自内心的渴望，属于精神的渴求，而无关伊人。伊人只是一个符号，一个代码，虚拟，因而也就飘渺。但没有凝望，对一个人，到底是不一样的。如此，凝望者目光的落脚点，何不既在天涯，又在足下呢？你凝望过脚下的每寸土地，每株小草，每个卑微的小生命吗？如果连近身旁的一切都没凝望过，看清楚，又何以凝望远方，甚至天涯？

“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”

你，或者我，或许就是“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”中，那未被舀取的一瓢。那是幸，还是不幸？反过来说，那已被舀取、被“饮”的一瓢，或是幸运的，或是不幸的，一切并没有确定。弱水浩浩荡荡，从远方一路奔来，直至被某人舀取甚至饮下的那一刻，经历过多少曲折坎坷？那被舀取的，似乎是幸运的，但它从此就不再是自己，不再属于弱水，它从此只是某人身躯或者灵魂中的一部分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没被舀取的，却未必就不幸运；它还是它，什么也没失去，仍然是那汪洋恣肆的三千弱水中的一分子，是那浩荡队伍的一员，是无名无姓的一员。但它依然可以作为弱水的代表。它并没有失去什么，顶多失去了一个同伴。你依然可以与那条弱水一起，穿越万水千山，览尽一世风情，去往浩瀚的大海。每天，陪伴日出日落，月圆月缺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

那时，你正在“灯火阑珊处”之外，我也一样。那是某人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之外，目光忽略或轻轻掠过的一处。或因匆忙，或因无缘，那个寻找者看到，并最终寻到的，只是那片“灯火阑珊处”，从而也跟更多的存在，包括你、我，失之交臂。他没能看到你我在的那个地方，那里，很可能连灯火都没有过，当然也就说不上灯火阑珊。所谓阑珊，对应的当是先前曾经有过的明亮，甚至辉煌。你也许从来就没辉煌过，甚至，你一直都在黑暗中。别说寻过“千百度”，即便寻过“万千度”，无缘者仍无缘寻到你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还是你，在重重黑色锦缎一样的黑暗中，在即将迎来斑斓霞光的黑暗中。而那个从灯火阑珊处走出的人，此刻很可能已经没有了期待，他的一切或许已经固化，包括梦想。而你，很可能，会在某一天，从黑暗中升起来，亮起来，就像一颗星星！



结果不可预知的惶恐和不安。

如今，老家的房子早已动迁，邻居和亲戚们都搬到了城里生活，不再种瓜果了。但每年初夏，南汇“8424”西瓜上市的时候，我都会买上一些，分送给在城市里的朋友品尝。因为爸妈有过西瓜滞销而亏本的经历，我特别怕过这些品质优秀的瓜果卖不出去，让瓜农一季的收成泡了汤。

吃到西瓜的朋友会欣喜地问：“南汇 8424？哪里来的？”我都会回答：“是我老家的亲戚种的。”在我的潜意识里，那些还在瓜田里挥洒着汗水的瓜农，他们就是我的亲人。

十日谈

享受上海初夏的阳光
责编：杨晓晖

明日刊登《初夏的味道》。